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大事記解題卷十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朝梧

謄録監生臣王翰

大事記解題卷十

宋 呂祖謙 撰

漢孝文皇帝元年冬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

解題曰澤少帝時為齊王所詐失國自歸長安故史記本紀書故琅邪王漢書削故字

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

解題曰曲禮曰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

嗣王其踐履也阼東階也主人所升降也士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所以答酬賔客也天子祭祀唯至尊獨升東階羣臣皆繇西階也周康王將受顧命繇賔階隮者未即位不敢當主也文帝已即位故初謁高廟即阼階而升史記書即阼志其正位居尊之始也漢書削即阼二字

尊代太后曰皇太后壬子遣太后弟車騎將軍薄昭奉迎于代

解題曰按史記外戚傳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為代太中大夫（太中大夫見年表）車騎之拜蓋在文帝即位後也

增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章等封邑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坐擅興矯詔二律）欲代劉氏（坐謀叛律）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

呂產欲為不善謀叛也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謀則陳平為首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捕斬諸呂則劉章為首太尉身率襄平侯通身率者專歸入北軍之功於周勃紀通則見率者也持節承詔入北軍詔者少帝之詔也文帝論功猶稱此者示易置大將必自天子出也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身奪者非使人也論功以躬親為重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以奪北軍功為第一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平主謀廟堂而封邑與灌嬰等蓋其自處也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

金千斤致堂胡氏曰劉章忠勇先憤劉氏失職年纔二十而諸吕憚之不敢輕發及平勃舉事章手誅吕產其功不在二人之下文帝行賞於章宜先而即位三年乃始與辟疆興居去侯而王又不顯言其功何哉初章欲立其兄齊王謀不在代也文帝以是終懷不平大臣又無開陳之計使威德之主稍負疚議惜哉則其所謂朕自任衣冠念不在此者殆空言矣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

吕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

解題曰齊地城陽濟南琅邪三郡也楚地當攷

十二月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解題曰高后除三族罪而收坐父母妻子同產之律猶在至是乃除之按刑法志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繇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

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
未見其便宜熟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恵於天
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徳臣等所不及也
臣等謹奉詔盡除收相坐法其新垣平謀為逆復行
三族之誅繇是言之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
信矣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
甚也而況庸材溺於末流者乎
春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詔曰其安之有司三請乃立

長子啓為太子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

解題曰按景帝紀注景帝年三十二即位然則文帝之元年景帝方十歲耳平勃所以亟請建太子者懲惠帝繼嗣不明之禍也文帝所以固讓者葢踐阼之始懼不克勝所言皆發於中心非好名也至於言楚王吳王淮南王特因有司有豫建之請故答以近親賢王尚多豈為不豫而已亦非為禪讓不情之語也有司之言曰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

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然則當時之廷臣蓋其知此者矣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顏師古韋昭以謂雖非已生正嫡但為後即賜之爵文帝以立子為後不欲獨饗其福故賜天下為父後者爵史記漢書兩本紀所載大略皆同但史記云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所謂秉德以陪者專為弟設也漢書削惠仁以好德一句而云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失文帝之意矣史記又云高帝親率士大夫

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漢書削親率士大夫一句則與下文建諸侯之語不相應於文義亦未足

三月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高年孤兒布帛米肉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皇后姓竇氏上為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以上孤兒九歲以下布帛米肉各有數古者天子必娶於諸侯是時漢諸侯皆劉氏故不得已援母以子貴之義立母為皇

后漢書削諸侯皆同姓之語失其㫖矣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即漢書所載振貸之詔也及年八十以上孤兒九歲以下布帛米肉各有數即漢書所載存問長老之詔也漢書錄其文史記載其故也

選皇后兄弟師傅賔客

解題曰按申屠嘉傳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廣國少為人所畧賣為奴晚節其賢至此

豈非擇師傅賔客之力乎古者天子諸侯不内娶故教養外戚之法無傳焉封建旣廢外戚未必世族尤不可不教養也平勃親經吕氏之禍故知其為急務耳東京雖置四姓小侯學而竇憲梁冀幾危社稷得非未嘗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居訓導之任者特章句之陋儒

夏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解題曰致堂胡氏曰文帝當陽而有此大異何也或

以為呂氏感陰餘氣所感如公孫弘所言湯旱為桀之餘虐也非耶曰天地之變非一端盡以為人事致之則如五行穿鑿附會泥而不通使人不之信者多矣盡以為氣數適然不可致詰則古人有修德正厥事反災祥召和氣者班班可考也要之為天下主父天而母地父母震怒顔色異常人子當祇栗恐思所以平格不當指為情性所發而遂已也呂氏之禍既已往矣未來之應庸可忽諸然文帝方以德化天下

尚儉素務敦朴愛民如子惟恐傷之所以有災異之徵而無其應乎

令郡國無來獻令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

解題曰按賈捐之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絶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

宮㦤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

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

修代來功封衛將軍宋昌為壯武侯

解題曰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宫是夜即收兵權付之

藩國舊臣葢習見高祖襲奪韓信軍遂以為處大事

當如此雖有為上易知之説示人不廣之説亦不暇

恤也至於即位半年之後始修代來功所封者獨宋

昌一人必以為此乃已事固可以伸吾謙抑之素志

也自今觀之文帝之時非楚漢未定之際平勃之為人非飛揚跋扈之才使高帝而在亦必不以此待之矣然則資禀之不大者豈特大舜臨下以簡之德未易識哉雖高帝屈群策之畧亦莫知其涯涘也按惠景間侯者表壯武侯宋昌中元四年奪侯國除不載其繇正使有罪不能全護先帝功臣孝景亦未可無責也史記十表意義弘深始學者多不能達今附見于此三代世表以世系為王所以觀百世之本支也

十二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為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大勢也高祖功臣侯年表以下以時為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觀一時之得失也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以大事為主所以觀君臣之職分也以百世本支言之黄帝之初先列譜系以祖宗為經以子孫為緯則五帝三代皆出於黄帝可知矣所載世系未必盡可信然叙載本支之法則古法也周成王之後詳列諸侯以世為經以國為緯則親疎之相輔可知矣帝顓頊以下周武

王以上有經而無緯止列世系而大治亂附焉則正嫡旁支之繼統皆可知矣今史記本自顓頊至帝世猶有經有緯者蓋司馬子長借譜系之上方書帝王之世耳以天下大勢言之如高帝五年韓信王楚英布王淮南盧綰王燕張耳王趙彭越王梁韓王信王太原吴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異姓强而同姓未有封者也如高帝六年高祖弟交王楚高祖子肥王齊英布王淮南盧綰王燕張敖王趙彭越王梁高祖兄喜王代吴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異姓與

同姓强弱亦畧相當也如高祖十二年高祖弟交王楚高祖子肥王齊高祖兄子濞王吳高祖子長王淮南高祖子建王燕高祖子如意王趙高祖子恢王梁高祖子友王淮陽高祖子恒王代吳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同姓甚强而異姓絶無而僅有也畧舉數條其餘可自求之以當世得失言之如高祖功臣年表高祖功臣侯者一百四十三至文帝之世存者一百二十五至武帝時存者七十一則時之守先典待舊勲孰得孰

失皆可知矣如惠景間侯者表建元之後存者二國太初以後又皆國除則時之政事孰緩孰急皆可知矣所以封之功狀所以亡之刑名尤當詳考如建元以來侯者表元光侯者四元朔侯者二十唯公孫弘以丞相封元狩侯者十三皆以匈奴封元鼎侯者十六唯姬嘉以周後欒大以方術石慶以丞相封以匈奴南粤封元封侯者十七以東越甌駱南粤朝鮮西域封則時之用兵孰多孰少皆可知矣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元光侯者七元朔侯者一百二十七元狩

侯者二十五元鼎侯者三則時之分封諸侯子弟施行次第皆可知矣以君臣之職分言之如高帝元年大事記沛公為漢王之南鄭還定雍而相位書蕭何守漢中御史大夫位書周苛守滎陽高帝九年大事記未央宮成置酒前殿帝奉玉巵上太上皇壽曰今臣功孰與仲多而相位書蕭何為相國御史大夫位書周昌為趙丞相則君臣之職分或得或失皆可知矣彼班氏作漢史苟欲自出機軸盡變子長之例分

異姓王同姓王為兩表漢初親疎相錯之意不復見同姓諸侯王表廢年經國緯之制王子侯以下諸表廢國經年緯之制徒列子孫曾玄世數是特聚諸家之譜諜耳天下大勢當世得失泯然莫可考何名為表哉太史公諸表秦楚之際月表此一時也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此又一時也至於以節目論之則高祖功臣年表與惠景間侯者表異矣惠景間侯者表與建元以來侯者表異矣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斷自

建元其亦有以矣彼班氏分諸侯王為兩表智不相

近理固應爾至於王子侯起於高祖則史家之常例

也至於中分西漢諸帝之功臣以高惠高后文為一

卷景武昭宣元成為一卷特以卷帙重大析之耳別

外戚恩澤侯自為一表雖頗有意然其所發明者亦

狹矣百官公卿表上卷叙官制沿革固有益於世若

下卷所謂表者削去大事不記則所書者止於公卿

拜罷月日而已并載九卿雖為繁碎猶非其大失也

古今人表以區區一夫之見而欲定生民以來聖賢愚智之等差其不知量亦甚矣後漢書載固著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女弟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世遂疑此表出於班昭恐固不至如是之陋按後漢史言八表未及竟而卒則大綱皆出於固特其間節目未備者昭補而成之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有旨哉

從高帝入漢中者列侯益封二千石以上賜食邑

解題曰追修高祖時遺功臣也按史記本紀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戸

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頴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淮南王高帝子齊王有討呂氏之功故特封其外親漢書本紀年表皆止云舅削父字葢班固之時已不呼母兄弟為舅父矣如淳曰邑名六國時齊有清郭君清音静

秋八月辛未右丞相勃免左丞相平專為丞相

解題曰自是專置一相武帝征和二年雖詔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劉屈氂為左丞相然右丞相竟未嘗

拜也

遣陸賈諭南越趙佗謝罪去帝號

解題曰按南粤傳文帝元年詔丞相平舉可使南越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粤召賈為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粤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致堂胡氏曰賢哉文帝之不欺也實言之於德無損而聽者心悦而誠服矣或者誇大之辭侈耀其事假於符識託於佐神欲以厭群衆而不知虛誕之為可愧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文帝有焉道里遼遠壅蔽

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其辭如此體應爾也乃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兩將軍者隆慮侯及博陽侯周聚也趙佗先遺邊將書達意求內附然後文帝遺賈諭之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佗請罷長

沙兩將軍而文帝先罷博陽侯一軍佗求親昆弟而文帝遣人存問未以語之此御戎狄之法也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冦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長沙今湖南也南郡今湖北也南粵今二廣也今湖北湖南皆與南粵接界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觀此可見高帝諸侯郡縣相錯之意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

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譙郡張氏來曰諺云人之飲酒勸之飲愈不飲禁之飲愈飲夫佗之帝也必意漢惡其偪我而矜張以伐之夫如是則足以自張於國人而意亦且少伸矣今乃不然漢天子視我為帝漠然如未嘗有則吾何以取重於國退而視其黄屋左纛非甚重騃必且以為是果何用之物哉冐而居之且甚不安夫行所不安而求所無用佗老爭而不讓仁賊必不然也幸賈之來恨去之不亟爾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

者綿之多少薄厚之差也褚音竹呂反　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粤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竝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黄屋左纛觀此數語則佗之為人亦畧可見　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粤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粤王使為外臣時内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絶所以賜老夫者厚甚觀此數語則惠帝之時大槩亦畧可見　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屋漏在上知之在下佗在萬里之外而所言如

此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佗雖夷狄所以叛中國者其名如此使內史藩中尉髙御史平南越雖蠻夷官名皆用漢藩國之制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敗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此其稱帝之實情也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

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自解之辭也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越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粤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此誇辭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

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

齊哀王襄薨立太子則為王

解題曰按世家文帝元年齊哀王卒太子則立是為

文王

以賈誼為太中大夫

解題曰按本傳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為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

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

漢孝文皇帝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獻侯陳平薨

解題曰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黄帝老子之術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平所好黄帝老子之術如此然觀此與張良陳平傳亦可見漢初所以尚黄老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吕后時事多故矣然

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李德裕窮愁志云諸葛亮言以子房之清雅不釋陳平之濁俗觀此則二人之品格可見矣

詔列侯各之國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自侯國往長安給役輸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

者遣太子李奇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也

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求言舉賢良方正罷衛將軍軍省太僕馬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庶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

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啓告朕求言於執政也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令執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令執政戒敕內外衆職省繇費也此制科之始也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則此軍又在南北軍之外也太僕見馬遺財足師古曰太僕見在之馬今當減留纔足充事而已餘皆以給傳置史記正義曰樂

產云傳置一也謂乘傳者以傳受君命乘置者以置馬取用也如淳云律四馬高足為置傳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馬曰乘置續漢書曰驛馬三十里一置也廣雅云置驛也自不能遠德以下亦詔執政罷衛將軍軍省太僕馬也

頴陰侯騎賈山上書言事

解題曰按列傳賈山頴川人也祖父袪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山受學袪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嘗給事頴陰侯為騎師古曰為騎者嘗騎馬而從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為人

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亾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顧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帯之士修身於内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絶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幷吞海内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

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逄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亾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古者聖王之制史前書過失工誦箴諫

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内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

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亾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亾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

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漢書百官表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大官令至郎中亡員外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騎並乘輿車與之馳敺射獵諸侯聞之必怠於

政矣陛下即位損食膳不聽樂人君舉膳必以樂至是始廢之減外徭衛卒罷衛將軍是也止歲貢令天下毋來獻是也省廐馬以賦縣傳省太僕馬是也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元年詔振貸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禮高年詔亦在元年但不載免口筭賦耳賜天下男子爵初即位賜民爵户一級是也大臣皆至公卿元年修代來功詔曰諸從政六年官皆至九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無不被澤者百官表御府屬少府賜大臣宗族謂周勃等賜金是也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金謂髡鉗之屬憐其衣赭書其

背罪人衣衣赭以別良民今見其衣赭但書其罪於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舊囚徒必不見親戚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之所以順陛下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射獵固文帝之實然亦足見其英發之氣世以文帝為寬厚之主非也以夏歲二月師古曰時以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

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當時儒者之論大抵如此

春正月丁亥親耕籍田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師古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籍謂蹈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斯則籍非假借明矣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民適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

三月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間王朱虛侯章為城陽

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上曰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立東牟侯為濟北王皇子武為代王子參為太原王王子揖為梁王

以太中大夫石奮代張相如為太子太傅

解題曰按本傳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為太子太傅張釋之問文帝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然則相如當時共推以為長者文帝太子師傅之選蓋如此

五月除誹謗妖言律

解題曰賈誼論秦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

妖言然則秦律也顔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妖言之罪是則中間曽重復設此條也

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

解題曰兵符郡付之守國獨付之以相何也漢制諸侯不得自發兵也齊魏勃紿齊相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然則文帝以前蓋有虎符矣此謂之初作者豈非用銅於此始乎漢書止書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削國相二字

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

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漢孝文皇帝三年絳侯周勃免丞相就國

解題曰以率列侯之國為名而罷之也勃功成不退固非人主所能久安觀袁盎之進說蓋亦有助焉按史記袁盎傳盎楚人也其父故為群盜徙處安陵劉敬

所從也安陵屬右扶風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呂祿之僕從如此但其主凡庸耳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中郎秩比六百石漢書作郎中非也郎中止比三百石耳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袁盎進曰盎為中郎每朝侍衛殿陛故得進說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文帝初心敬周勃如此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亾與亾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絶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

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此說當以告周勃而不當以告文帝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文帝既入其說矣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勃見陳平論宰相職避上相位以讓之非是已自用者明矣盎為通家子弟不誠諫忠告乃訐之於文帝其用心果何在乎盎遂不謝欲為俠士之態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史記正義曰上音請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之鍾下如淳云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胡公漢宜解語曰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

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勃之材鈍不足怪而盎之小慧為可憐李德裕窮愁志云袁盎之對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之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為長歎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疆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繇此而階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

知也其後絳侯繫請室盎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楊子稱盎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諭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凌文帝感悟養臣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袁公者難與竝為仁矣李德裕之論雖在朱崖有所感發然非矯枉過正之論也

以太尉穎陰侯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

解題曰灌嬰功名次於周勃者也故以代之罷太尉

官屬丞相則兵柄歸相府矣

城陽王章薨立子喜為城陽王

解題曰章既薨子孫傳王璽者十世至王莽簒位始絶章平日所存蓋可知矣赤眉起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軍中驚動樊崇等求景王後得七十餘人唯盆子為近屬乃立之大亂之世妖誕竝興固無足恠然章之餘威震於青齊亦可見也

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

解題曰按列傳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内宫為築外宫而舍之既曰獻矣自當以備掖廷今乘輿既過美人復歸宫豈非染燕趙待客之遺俗與趙王為之築外宫特以其有身耳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母族也美人妻族也父族不言而可知矣反者皆繫三族繫之河内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

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史記本紀年表稱趙兼為淮南王身父然則古人稱母之兄弟為舅父猶稱父之兄弟為伯叔父言皆我之父行也管仲如周周王謂之舅氏呼仲為舅家之人耳今人於母之兄弟單稱舅或稱舅氏失其義矣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鄉土民數古人所重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言其用武之國也上自將

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布既滅始正即位之禮而君其國也常心怨辟陽侯及孝文帝三年入朝甚横乃往請辟陽侯請謁也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氏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

王

漢書曰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即謂此也朱建傳云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建遂自剄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文帝豈特無殺建意哉亦無殺審食其意也食其既為厲王所殺因追治其附諸呂之罪捕其賓客朝廷之體應爾也諸子及吏皆勸建亡死建獨不信料事情反不若閭巷常人其智安在耶政以平日以智謀自任謂能見衆人之所不見故其蔽一至於此也

五月匈奴寇北地上郡居河南帝幸甘泉命丞相灌嬰將車騎八萬五千擊之於高奴匈奴敗去

解題曰按本紀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為寇漢書作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史記大事記作匈奴大入上郡灌嬰傳作匈奴大入北地上郡蓋河南之地涉二郡之境也顔師古曰北地上郡之北黄河之南即白羊所居

帝初幸甘泉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倖故曰幸至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帛越巾刀佩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是謂之幸

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者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匈奴傳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

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濊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廷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户且渠之屬

徃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敎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頼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去匈奴傳灌嬰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解題曰帝將親擊匈奴故發兵衛守長安也獨發中尉材官者用征縣布故事也衛將軍其宋昌歟

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

解題曰自甘泉之高奴勞丞相軍也自高奴之太原駐蹕為丞相軍聲勢

徙代王武為淮陽王太原王參為代王以太原國地盡與代

解題曰史記大事記今年書以地盡與太原太原更

號代漢同姓諸侯王表亦書代王武文帝三年徙為淮陽王太原王參文帝三年更為代王盖文帝自代王立為天子析舊國為二以封二子至是匈奴入寇内奉兩王外禦强敵事力不支故移武王淮陽使參盡有全代之地所以省供億之勞專戰守之備也

濟北王興居反罷丞相兵以陳武為大將軍帥四將軍十萬衆擊之復以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

解題曰興居觖望而反欲襲滎陽亦知戰國秦漢以

來天下之常勢矣然區區祖策士之餘說欲用之於人民樂業之時闡車駕暫出遂生覬覦其識畧非城陽匹也文帝亟罷丞相擊匈奴之兵拜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擊濟北昌侯盧卿共侯盧罷師寗侯魏遬深澤侯趙將夜皆為將軍屬武又别遣祁侯繒賀將兵屯滎陽應之如是汲汲者慮其萬一豕突南北之衝雖不能為社稷大憂豈不甚費經理也文帝可謂知兵矣

以太中大夫賈誼爲長沙太傅

解題曰本傳曰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改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儀法色尚黄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張相如）馮敬（馮敬今年爲典客）盡害之乃短賈生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

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按誼至長沙三年始作鵩賦首稱單閼之歲盖丁卯歲也若載謫賈誼於丁卯年則絳侯已就國灌嬰已死無繇譖之今附於甲子歲之末

漢孝文皇帝四年春正月甲午以御史大夫北平侯張蒼為丞相

解題曰按列傳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歴以高

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首歲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律令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以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若百工天下作程品晉灼曰若豫及之辭師古曰言吹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歷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覩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歷張蒼德王陵蒼以客從沛公蒼坐法當斬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王陵

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

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召河東守季布至邸罷歸郡

解題曰郡國皆有邸所以通奏報待朝宿也舊臣於

季布皆不能盡其用文帝之度不弘矣

以安丘侯張説爲將軍擊匈奴出代

解題曰按史記年表張説初屬魏豹以執鈹入漢以

司馬擊籍以將軍定代侯然則説高帝時常擊匈奴

者也

匈奴單于冐頓請和親許之

解題曰按史記匈奴傳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音支等計與吏相距絶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顔師古曰讓責讓之言也有書責謂匈奴再

得漢書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留其使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漢以其故不和此實情也鄰國不附令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强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音桀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此誇辭也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匈奴亦間用漢官名係雩災胡反

淺奉書請獻橐駝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薪望塞下地名恐漢不遣使者回故為之期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

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

解題曰屬籍宗正所掌也按高紀贊高祖即位置祠

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也以此故之諸劉散在四方非一族也諸侯王子謂未封侯者也所賜之邑就分本國之戸而祿之也

秋九月絳侯周勃下廷尉赦復爵邑

解題曰延平陳氏曰孝文逮捕周勃誠過矣然勃以河東守尉行縣至絳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使漢以無罪加誅被甲持兵可以免乎逮捕

之辱亦有以自取之也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賈山曰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是則人主不得聞其過而社稷危矣夫欲不以威重震壓士大夫者莫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不然則獄吏貴於大臣

按本傳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太后太后為言無反事至於辭則勃以千金與獄吏書牘皆所教也將相外戚以重賂相結胥吏受賕變易獄辭文帝皆不能察使每事如此則興於元成之世者幾希

作顧成廟

解題曰用秦始皇作極廟故事也應劭曰文帝自為廟制度甲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為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淳曰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

漢孝文皇帝五年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

解題曰以五分錢太輕而更之也應劭曰文亦曰半兩令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賈誼諫曰是時誼在長沙蓋聞放鑄之令以書諫也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器如淳曰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鏑鑄金人十二是也以假貴臣賜鄧通銅山未必非此言啓之也多少有制用別

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
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
必懷七矣上不聽賈山亦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
是章下詰責山止非變先帝法而不條具其利害故詰責之其後復禁鑄錢
云
漢孝文皇帝六年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
至雍死
解題曰按漢書史記列傳長驕恣不用漢法文帝令

帝舅薄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曰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骪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無失南面之尊甚厚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亾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天子郡縣之人逃入諸侯國仕宦者有禁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顏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

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如淳曰自御史主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自御史以下所以敢舍匿姦人者必王使之也豈可委罪於在下之小吏乎推此則諸侯之官制亦可見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柰何王得書不說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按史記漢書年表棘蒲剛侯陳武文帝後元元年薨嗣子奇反誅不得置後國除此書柴武者武有兩姓也武所以不連坐者不知謀耳謀以輂車四十乘顏師古曰輂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反谷口

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此處多險阻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盜賊中尉臣福馮敬序丞相下者行御史大夫事也宗正治宗室者也廷尉治獄者也中尉掌徼循京師以屬王欲遣盜及谷口谷口在長安北徼循之所及也中尉謂之盜賊中尉者當時書銜如此然則中尉之兵專以備盜耳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諸侯王不得用黃屋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

漢諸侯人謂京師郡縣及諸侯國人及有罪亡者匿與俱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者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推大夫但為首謀體當然也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謀所以泄也使長安尉奇

等往捕開章長匿不與舍匿罪人也自此以下每條皆引律以結罪也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謀殺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欺謾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謀殺無罪者六人令獄案手殺與威力使人各為兩條亦辯說被殺者非犯死罪人為亡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所以殺六人者為此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若令不立案而擅行刑也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

以下九十四人凡結人數獄案之式也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大不敬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皇帝高祖十二年所立也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諸侯王相皆天子所命春乃長所自命故欲見天子也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

請論如法此漢初采獄之式也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引議固爭者也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蒼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卭郵遣其子母從居縣為築蓋家室皆廩

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有司請給薪菜鹽豉而詔給酒肉有司請子母從居而令故美人才人從居皆以恩也）他可（如誅同謀者之罪類）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漢書音義曰檻車有檻封也）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

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袁盎諫辭謂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於此驗矣）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柰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柰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丞相御史固可責然未至如盎之言豈非盎矜其能諫故辭氣有不可掩者歟）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諸縣不發封餽侍者覼縷拘文法自謂能苟免者也然卒至於棄市可以為便文自營者之戒雍令所謂遭變事而知其權者也）袁盎傳載盎解文帝之辭曰陛下有高

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持區區辨士捭闔之浮說以導諛主聽雖能少解帝意然蠱其心者亦深矣文帝問其策而盎乃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其後分淮南地王其三子實基於此賈誼上疏力爭而盎則開之盎之所以事文帝其所益不若所損之大也

帝幸上林中郎將袁盎卻慎夫人坐

解題曰按本傳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

常同席坐漢宮掖之禮不修如此其叔孫通之罪乎及坐郎署長布席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如淳曰盎時為中郎將故得卻慎夫人坐也師古曰卻謂退而卑之也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誠哉是言也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方其怒也慎夫人先而文帝後蓋為慎夫人而怒也及其解也

文帝先而慎夫人後蓋為皇帝而解也彼怒則此解彼解則此解父子也君臣也朋友也莫不皆然通鑑載此事於三年以本傳考之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至淮南王遷蜀始書盎為中郎將則二年尚未遷為將不得引卻慎夫人坐也今從本傳載於淮南王事之後

遣中大夫意使匈奴頃之冐頓死子稽粥立號老上單于復以宗室女為公主妻單于

解題曰報係雩淺之事也按本傳前六年漢遺匈奴

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頋寢兵復故約以安邊民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意也谷其善意漢與匈奴約為兄弟高帝使劉敬約單于為昆弟以和親所以遺單于甚厚劉敬約和親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自高帝以來未嘗先犯匈奴故其辭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引赦前者恕之有名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既不逆詐又不為其所罔待戎狄當如此諸吏謂左右賢王谷蠡王之屬敬如單于書言匈奴有信則漢亦不倍約也其要約堅明如此使

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顔師古曰服天子所自服也袷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以繡為表綺為裏也比余一漢書作比踈自此以下皆胡服也顔師古曰辮髪之飾也黄金飾具帶一黄金胥紕一漢書胥紕作犀毗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洛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鉤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繡十匹錦三十匹赤地綠繒顔師古曰繒者帛之總稱綈厚繒也各四十匹已上諸物皆以其苦兵事而勞問之冒頓方以伐國有功自夸而文帝待之如此可謂得大國之體矣

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

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强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遣一宦者媵宗室女出嫁外夷此漢廷至末事也一忽之遂為大患皋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豈茍云乎哉

漢孝文皇帝七年冬十月令諸侯王子列侯母妻及二千石無得擅徵捕

解題曰按本紀令列侯大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

二千石無得擅徵捕葢漢初法制未定諸侯母妻子徵捕紛然吏二千石亦擅徵捕不繇所屬至是始限之也

初置南陵

解題曰用秦始皇驪山故事也以文帝之賢而作廟起陵皆躡亡秦之迹豈當時在廷之臣智皆不足以及此與霸陵在長安南王粲所謂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者也始作未有名故謂之南陵按史記大事

記九年以芷陽鄉為霸陵是時始有名

六月癸酉未央宫東闕罘罳災

解題曰晉灼曰東闕之罘罳獨災也顔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闕之屏也按王莽傳壊渭陵園門罘罳曰毋使民復思也則罳兼取思之訓故有復思之説

召長沙王太傅賈誼入見遷以為梁王太傅

解題曰按本傳賈生為鵩賦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

帝方受釐如淳曰漢唯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坐宣室蘇林曰未央宮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東坡蘇氏策問曰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既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為不如而觀文帝乃以為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為賢歟將自謂不如為賢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思見賈生而處之者止如此宣室之間其所感者大矣夜半前席其語雖不可得而間必自本而及末自幽而及明亢詛

之所能更者端緒當畧舉矣文帝既無立綱陳紀之志而更事之久誼之短關無不照知所以不能采其長而棄其短也

漢孝文皇帝八年梁太傅賈誼陳政事

解題曰按誼疏及按本傳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畧曰臣切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以傳所序考之則纂集誼前後所上疏合為此篇以疏之辭考之則綱條相應又似一時所上何也蓋痛哭流涕太息之目必一疏

所條畫班氏又取宅疏以義類相從附之於其間耳如痛哭一條稱淮南厲王之謚而厲王追謚置園在文帝十二年又稱馮敬匕首陷其胸而馮敬之死當在文帝十三年兩者皆非誼初為梁王太傅時事凡此類皆班氏所附入也可為痛哭者一謂諸侯強大也其疏曰令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又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諸侯王既多幼弱苟下分封子弟之令勢無不行若至文帝之末諸侯

王皆壯則此策不可行矣誼之獻言適其時也

可為流涕者二謂匈奴謾侮侵掠有可制之策而不用也

其疏曰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言邊民有高爵及未成丁者皆有戍守之苦也又曰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其計即三表五餌是也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所謂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者漢都長安去匈奴界甚不遠耳使文帝臣事匈奴則足反居上首顧居下誠不可一朝居今但歲致金絮

采繒而誼以爲臣下之禮辭意亦廹切矣

可爲長太息者有六見於史者有三變風俗也

其疏曰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内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墻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妻妾緣其履此臣所謂外也觀此則徒善不足以爲政之言審矣又曰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所謂行之二歲秦俗日敗者此語必有所傳也又曰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

戶之藩寧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以張釋之廷尉奏當考之則誼所言皆當時實事也

教太子也 其疏曰秦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誼之言如此深切者以景帝資禀不美如提博局殺吳太子一事之所共見也文帝晚年用鼂錯為太子家令未嘗熟復誼此疏耶

體貌大臣也 誼論體貌大臣與袁盎臣主失禮之言異矣顏師古曰誼上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二

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賛云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誼之所論大抵以事迹之可見者為先後緩急之次至於引君當道者則獨闕焉太史公曰賈誼鼂錯明申商熟味此疏謞然有洙泗典刑未見為申商者讀至於諸侯王皆衆髖髀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不缺則折數語而後知之孟子告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孔孟之學蓋如此

夏封故淮南王長子四人為列侯

解題曰按史記列傳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

漢孝文皇帝十年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解題曰按外戚恩澤侯表軹侯薄昭十年坐殺使者自殺帝臨為置後按絳侯世家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是時盖文帝元年也方帝即位之始昭受大

臣重賂而莫之禁則稔其惡者非一日矣

帝幸上林拜虎圈嗇夫為上林令謁者僕射張釋之諫乃止

解題曰通鑑載於三年以本傳考之荀氏書於此年是也按本傳釋之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郎選其塗非一有以父兄任子弟為郎者如張安世袁盎是也有以富訾為郎者漢儀注謂訾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如張釋之司馬相如是也有以獻策上書而為郎者婁敬主父偃是也有以孝弟為郎者馮唐是也董仲舒對策但云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及以富訾者蓋多出此兩塗耳

事孝文帝十歲不得

調顔師古曰調選也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産不遂郎中比三百石不足以自贍故減仲之産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所謂選也郎之進退將實主之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初拜官而朝也文帝曰甲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賈誼之言宜不用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漢初名臣皆知之武帝以後識此者亦少矣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以為謁者之長也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

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上林尉失職固可責虎圈嗇夫若但對圈中所畜之數則不為侵官今銜鬻儇薄如此豈可獎耶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久之蹐蹁未即承命也漢書删此二字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絳侯明年方薨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

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髙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欲知秦之所以亡觀此兩語足矣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具以質言即坎六四用缶之意也惜乎其所知者特秦漢得失耳至宫上拜釋之為公車令紫微吕氏本中曰世之

治也君子在上位而其説行世之不治君子在下位而其説隱夫説非隱也上之人不能顯其言而用之也雖然君子為是非一人之私言也天下之公論也天下之公論不能盡隱不行於上必傳於鄉黨閭里而世之好事者常必相與珍貴而扶持之及世之有為則必質前日不用之説以為治取鄉黨閭里之所珍貴而扶持者達之於朝廷施之於四海其效可覩也當漢之治其用人必先曰長者舉事必先曰大體

懐王之遣諸將入關也曰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令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於是獨以高祖素寛大長者卒遣高祖文帝初立召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并論孟舒所以為長者張釋之問文帝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上復曰長者直不疑張歐之徒皆以長者處官世皆亦長者子之及

宣帝悅龔遂之對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此皆漢之治用人必先長者驗也袁盎當文景之世常引大體慷慨汲黯事武帝亦引大體不拘文法太史公傳酷吏稱自郅都杜周之屬皆以酷吏為聲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田蚡與竇嬰爭辯韓安國數蚡何其無大體也及邴吉為相嘗出逢清道群鬬死者不問問牛喘吐舌者恐時氣失節有所傷害掾吏服吉知大體皆漢之治舉事必先大體驗也用人必

先長者舉事必先大體此固漢之所以為治而非漢之君臣建為此言也因秦之世其説不行而為鄉黨閭里珍貴而扶持之者漢知天下公論所主取而用之爾方秦之末其用人先苛察亟疾以捷給為務以相先為能以衆論為陋而不取以在下者為相阿黨朋比而不用其舉事不以長遠重厚為計而不可拔者計其入不考其出便於今不謀于後安於上不問其下之當否也持重者以為可鄙簡朴者以為可厭

秦之治如此宜夫二說之不用也嗚呼說之不用棄於上而隱於下為上者不可不察也

諸侯王皆來朝

解題曰史記大事記今年書諸侯王皆來朝然則吳王稱疾不朝其猶在是歲之後歟

遣太常掌故鼂錯往濟南伏生所受尚書

解題曰史記本傳曰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

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召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繇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太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史失其年按鼂錯傳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載於拜家令之前年

漢孝文皇帝十一年冬十一月帝幸代春正月帝至自代

解題曰警邊備省潛藩也

夏六月梁懷王揖薨無子國除

解題曰按史記梁世家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

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縣又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

解題曰按列傳梁王勝死亡子賈誼上疏曰陛下所

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淮陽王武代王參皆文帝子也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淳曰不誼諸侯彭越黥布等師古曰斬讀與芟同謂芟刈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

東門外立之也東面最北出門曰上東門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兩諸侯越及淮陽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當時遠方郡縣供役京師勞費如此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文帝不用此策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

於新鄭以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鄭潁川縣也文帝雖不從代王而拓大梁國徙淮陽王武王之淮南包陳以南揵之江文帝不用此策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誼本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此特權時之計耳當帝與太子之世親子弟王大國固得其助至於武帝之世則服屬又踈矣故曰此二世之利也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誼計乃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徐廣曰高

陽在陳留圉縣司馬彪曰圉有亭高陽亭也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

博士鼂錯論太子未知術數拜為太子家令

解題曰按本傳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然則申商之學亦世有傳授也賈誼亦必有師但史不著耳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錯為人陗直刻深師古曰陗字與峭同峭謂峻陿也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師古

曰初為舍人又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既遷博士不復為太子官屬故上書論太子未知術數也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師古曰公孫弘云擅殺生之力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之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此與錯所言同耳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

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刼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書數固非太子所尚學然勞苦而不為功亦當時儒臣在東宫者之罪臣竊觀皇太子材高智竒馭射伎藝過人絶逺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錯所謂聖人之術非指申商之書雖六經孔孟之說以術數求之亦見其為術數而已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陛下裁察上善

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此文帝之大失也獨不記用張相如石奮為太子師傅之意乎以其辨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漢初黃老申韓世有傳授觀此傳及樂毅傳贊皆可考也獨儒者無聞焉故高祖以來黃老申韓迭用於世文帝玄默寡欲故與黃老合景帝峻暴寡恩故與申韓合而儒者獨不用殆非專時君之罪也太史公曰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其所感者深矣

匈奴寇狄道從鼂錯議募民徙塞下

解題曰按本紀匈奴冦狄道又按鼂錯傳是時匈奴彊數冦邊止發兵以禦之錯時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畧畜産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冦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兹隴西之吏頼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殺傷之民以當乘勝

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此即本紀所書匈奴寇狄道之事也按地理志隴西郡有狄道縣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有良將而後三者可用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强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强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使勝則連結外援共制之也以蠻夷攻

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中國之馬利於平地不利於險阻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騎射匈奴之所長風雨罷勞飢渴不困未嘗官室故不畏風雨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顏師古曰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衆易橈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弩者中國之所長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

俱前顔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五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如淳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可以矢相射也臣瓚曰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叢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一曰革笥若楯木薦之以當人心也下馬地鬭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若後世所謂歸順也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邊郡

之騎風俗亦與匈奴同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即漢儀注所謂民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也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

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文帝謙損以來言者如此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今使胡人數處轉收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

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此所以匈奴不過漢一大縣而能為漢患也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代也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壍具藺石布渠答蘇林曰渠答鐵疾藜也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答答廣九尺袤十二尺復為一城其内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前所謂為之高城深壍者護家室田作也此所謂復為一城者據勢也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凡一城皆

當有千家以上也爲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藩也若今時竹虎也師古曰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爲室屋具田器必如是然後至者如歸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若罪人應募者少許罪人以丁之奴婢納官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平民亦許納奴婢以鬻爵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罪人及罪人贖罪奴婢及平民欲爵輸奴婢已種人猶不足戍邊之數始募平民按百官表高爵謂公大夫以上也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田作所收可以自給則官不供之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

自增至卿孟康謂即食貨志所謂樂卿顏師古謂樂卿武帝所置錯之上書未得預言之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者也兩說皆非也若文帝時未有卿爵錯之書辭必不如此但未必謂之樂卿耳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此識人情者也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顏師古曰言胡人入為寇驅畧漢人及畜産而它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縣官為贖顏師古曰此承上句之言謂官為官備贖之耳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

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如淳曰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鬭當戍邊者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法雖異而吏不能惻怛體上意則亦徒法而已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大要不過此兩條使先至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

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此蓋古之遺法定之方中公劉所載是也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此秦法也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張晏曰二內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醫以救疾病巫以修祭祀各有所主然古亦有祀田之術焉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

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五百之名始見於此）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以其寇狄道故絕之）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

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來

而不得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漢孝文皇帝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酸棗潰金隄興卒塞之

解題曰按河渠書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師古曰潰横決也金隄河隄名也在東郡白馬界括地志曰金隄一名千里隄在白馬縣東五里水經曰河水東北流而逕濮陽縣北為濮陽津注云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隄宣房堰

酸棗今開封府酸棗縣白馬今滑州白馬縣

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户

解題曰四年既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户故亦賜其女也

二月出惠帝後宫美人令得嫁

解題曰惠帝之崩至此二十年矣以文帝之仁始得出嫁然則定制未立事之遺落者多矣

三月除關無用傳

解題曰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

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為合符也

鼂錯請募民入粟於邊拜爵免罪從之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解題曰荀氏論曰聖王之制務在綱紀明其道義而已若夫一切之計必推其功義度其時宜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大故則不繇之按食貨志鼂錯復說上曰

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晦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每晦收一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

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存者半賈而賣師古曰本直千錢者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價亡者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償二為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者若今市中賣物行也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師古曰上所急求則其價倍貴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師古曰粱好粟也即今之粱米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

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伯莫白反今俗猶謂百錢為一伯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埶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高帝所禁也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皓素也繒之精白者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以富貴矣尊農夫農夫以貧賤矣是時法律如此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此正中文帝徙善之病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

即魯頌所謂重穀　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貴粟則價不賤而亦不傷農　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令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師古曰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耳　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當時之法如此　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師古曰八尺曰仞人申臂之一尋也　取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許行所謂神農之學也　以是

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又言邊食足以支五歲邊有五年之畜可令入粟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上復從其言乃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

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悌者力田廉吏縣以戸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之此二三大夫之行令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師古曰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也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戸

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追謚故淮南王長為厲王

解題曰按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置園陵如諸侯儀

漢孝文皇帝十三年五月除肉刑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漢書刑法志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一曰逮者在道將送防禦不絕若今之傳送囚也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㢘平今坐法當刑㢘平者至坐肉刑亦見漢法之尚寬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

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没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僇而民不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一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敎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

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為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應其所繇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謂除肉刑也及罪人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謂欲免罪人不亡逃者也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釱左右趾代刖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也此當言髡者完也當黥

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晉灼曰命者名也成其罪也師古曰趾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皐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賕枉法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即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賕盜物贓汙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名而又犯笞亦皆棄市也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古者士臣皁皁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

臣臺臺臣隸至漢猶有隸之名師古曰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鬼薪白粲滿三歲為隸臣隸臣一歲免為庶人隸妾亦然也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為城旦舂歲數以免李奇曰謂文帝作此令之前有刑者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死斬左趾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師古曰斬右趾者棄市故入於死以笞五百代斬左趾者笞三百代劓笞數既多亦不活也

盜殺御史大夫馮敬

解題曰按賈誼疏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適啓其口匕首巳陷其胷矣刺敬者雖不知主名以誼疏上文考之令吳又見告矣意者其出於吳歟師古曰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百官表雖不載敬死之年然肉刑議尚有敬名

而賈誼傳亦稱梁王死後歲餘誼亦死是敬之見殺必在賈誼前無疑也

故梁王太傅賈誼卒

解題曰按賈誼傳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梁懷王以十一年六月死至此僅兩年臨川王氏詩曰懷王自墜馬賈傅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敢苟然為哭死非為生吾心良不欺滔滔聲利間絳灌復何知東坡蘇氏曰賈生過湘為賦以弔屈原紆欝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絶使人君得如賈誼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

復振而為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合臨川東坡二說觀之則賈生之醇疵可見矣

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言乃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此一事不用賈誼之說故淮南衡山終反後十年文帝崩王悼惠王淮南厲王諸子在十六年當作後三年文帝崩後此實十年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以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

賈嘉最好學世其家史記云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

六月除田租

解題曰用鼂錯鬻爵之策積粟既多故除田之租稅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富强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强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

於豪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税適足以資富强
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
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
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繇已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
仲舒嘗言宜限民名田至哀帝時乃限民田不得過
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行然三十頃有不平矣
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為可也
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上地既富列在豪强卒而

規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繇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畧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

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接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謂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

於疆易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修蠶織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户比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為卿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春將出民閭首平旦坐於右塾比長坐於左塾畢出

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各言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君臣之禮其秀異者移鄉學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移於天子之學學於大學命曰

造士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群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升謂之升平三升曰泰二十七年餘九年食謂之泰平而王業大成刑措不用王道興矣故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

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四井爲邑邑四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

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閲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率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牧有連率比年簡車徒群

牧五年大簡車徒此先王制土定業班民設教立武足兵之大法也

除戍卒令

解題曰按史記大事記是年除肉刑及田租稅律戍卒令蓋用鼂錯募民戍邊之策應募者衆不必勞平民更戍也

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稽粥十四萬騎攻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孫卬遂至彭陽候騎至雍甘

泉以周舍為衛將軍張武為車騎將軍將車千乘騎十萬屯長安旁以備長安以昌侯盧卿甯侯魏遬隆慮侯周竈皆為將軍屯上郡北地隴西張相如為大將軍董赤欒布為將軍大發車騎以擊匈奴匈奴遁走出塞

解題曰中行說之謀也按史記漢書本紀列傳中行說降匈奴單于甚親幸之初漢使中行說傅公主雖在匈奴猶漢臣也降則遂為匈奴臣矣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是漢富庶如此然所以强者以衣食異無仰於

漢令單于變俗好漢物（然則冒頓不好漢物可知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前此匈奴未有文記）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中行說令單于遺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漢使或言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顔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寛則人樂無

事其約束輕易行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自秦罷候置守中國遂不貴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佔佔冠固何當中國文敝質衰宜其為匈奴所嗤也土室之人指漢使也今陝西極邊民尚有居土室者顔師古曰嗟者嘆愍之言也喋喋利口也佔佔衣裳貌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着冠無所當益也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塞蕭關殺北地都尉卬朝那今原州臨涇縣有漢朝那縣故城蕭關朝

郱之關也按地理志朝郱屬安定郡而北地都尉見殺者蓋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所置是時猶屬北地也顔師古曰功臣表云耕侯孫單于父北地都尉卬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卬姓孫而徐廣乃云姓叚說者因曰叚會宗即卬之元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不云是卬後何從而知之乎

虜人民畜産甚多遂至彭陽按地理志屬安定郡今原州彭陽縣使奇兵入燒回中宮漢書作騎兵非也胡無步兵顔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宫也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乃遣三將軍軍上郡北地隴西按年表盧卿魏遬周竈皆高帝功臣也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

自勞軍勒兵申教令欲自將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文穎曰哀痛祝誓之言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前將軍内史欒布為將軍按年表東陽侯張相如以擊陳豨力戰功封侯者也成侯董赤高帝將董渫者也欒布哭彭越者也絳侯既死人望無過張相如故以為大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内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此文帝待匈奴之規摹也以中郎署長馮唐為車騎都尉赦因徒魏尚復以為雲中守

解題曰按列傳馮唐者其大父趙人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署長猶舍長也守中郎署者也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時匈奴為患故當饋思名將）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

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楊子曰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曰彼時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顏師古曰覆謂覆白之也委任而責成

功故李牧乃得盡其志能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出私養錢魏尚之私錢也五日一椎牛饗賓客游士在邊尚所賓者也軍吏軍職之吏舍人雲中守之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夫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顏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

法繩之其賞不行此泛論當時法密也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罰謂徒繇居作也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文帝説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戰之士也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漢之舉賢良如此輮固武帝初以賢良徵亦九十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

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荀悅論曰以孝文之明本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用馮唐白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以絳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猶見疑不亦痛乎夫知賢之難用人不易忠臣自古之難也雖在明世且猶若兹而況亂君闇主者乎然則屈原赴湘水子胥鴟夷於江安

足恨哉周勃質朴忠誠高祖以為安劉氏者必勃也既定漢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豈有異哉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俛首撫襟屈於獄吏豈不慼哉夫忠臣之於其主猶孝子之於其親盡心焉盡力焉進而喜非貪位退而憂非懷寵結志於心慕戀不已進得及時樂行其道故仲尼去魯曰遲遲而行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境彼誠仁聖之心夫賈誼過湘水弔屈原惻愴動懷豈徒忿怨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

意矣及其傅梁王薨哭泣而從死豈可謂不忠乎然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而思歸馮唐困而後達有可悼也此賢臣所以泣血賢俊所以傷心也

春三月增諸祀壇場珪幣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巳至明之

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其後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河間文王辟彊薨立子福為河間王

解題曰辟彊趙幽王少子二年所封也

漢孝文皇帝十五年春黄龍見成紀以公孫臣為博士議改正朔服色夏四月帝幸雍始郊見五帝

解題曰按封禪書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終始鄒衍書篇名見本傳傳次也音

(張蒼反秦始皇以周為火德故從其所不勝而為水德公孫臣亦以秦為水德漢常從其所不勝而為土德)上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與賈誼之說同)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

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樂鄭康成注春秋傳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鄭康成謂周之七月夏之五月杜預釋例曰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於是大雩祭天遂為百穀祈膏雨也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漢興至此天子方親郊衣皆上赤是時漢雖尚水德以高祖自謂赤帝子之故故衣皆上赤

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

解題曰按鼂錯傳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
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
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内舟車所至人跡
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
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
懋此必有所傳孟子謂聞善言則拜特其畧耳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
顔師古曰亂謂作亂者從謂合從者竝建豪英以為官師顔師古曰師長也各為一
官之長也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是時未有諫官官師

各以其職諫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顔師古曰主郡吏謂郡守也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此所謂三道也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

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曰平陽侯臣窋汝陰侯臣竈頹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窋曹參子竈夏侯嬰子也何灌嬰子也昆邪公孫昆邪也錯頴川人而隴西太守舉之者舉所知也歷序所舉者姓名猶近世除書載舉

主姓名也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黄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為五伯長其自許不淺矣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髙祖皇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髙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徳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按序傳述漢書起于髙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然則雖至東漢之初春秋之名尚存也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

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乃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其對為諂語以求售世固已多論之然論變法之意纔有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兩語極稱其美以悅帝之意微見其端以起帝之疑此正錯之術數也賴文帝清靜寡欲不為其所動耳至於論三王計安天下本人情及亡秦之敝亦不可廢也其論秦亂之時吏之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親疎是故皆危外內

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策當時議論之臣固少與錯比其遷為中大夫文帝特奇其材而已觀太史公所叙可見也史記鼂錯書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

齊文王則河間哀王福皆薨無子國除

解題曰齊明年紹封按史記年表河間哀王福元年薨無後國除為郡漢書削為郡二字至孝景前三年復為國

漢孝文皇帝十六年作渭陽五帝廟夏四月帝郊見五

帝於渭陽以新垣平為上大夫命博士諸生採六經作

王制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封禪書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

因說上說立渭陽五廟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於是

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師古曰宇為屋之覆也言同一屋之下而別為五廟各立門室也廟記云五帝廟在長安東北也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

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如淳曰二水之合也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

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上大夫官名百官表不載按韓安國傳壺遂官至詹事史記叙傳稱為上大夫然則上大夫蓋指九卿二千石之類也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今禮記王制篇是也文帝方溺於方士之說此豈興禮樂之時乎使有真儒必不在執筆之列

復於長門道北立五帝壇

解題曰按郊祀志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顔師古曰直猶當也當其處立五帝壇祠以五牢以文帝之清静寡欲一有所溺其惑如此況其下者乎是故

人主不可有所欲

從淮南王喜復為城陽王丙寅分齊為六國立悼惠王子楊虛侯將閭為齊王安都侯志為濟北王武城侯賢為菑川王白石侯雄渠為膠東王平昌侯卬為膠西王扐侯辟光為濟南王又分淮南為三國立厲王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

解題曰文帝於賈誼之策一從一違者分齊以王悼

惠諸子盖其所欲不王厲王諸子則非其所安也觀過知仁亦可謂天資之厚矣天資雖厚不能裁之以義及武帝之世淮南衡山之獄屠戮生民以數萬計恃天資而不學其患至此按悼惠王傳齊哀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始誅諸呂時朱虚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虚東牟之初

欲立齊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興居意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興居發兵反自殺國除文帝憫濟北王逆亂以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為列侯至十五年齊文王又薨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絶於是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又按史記淮南王傳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

為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

漢孝文皇帝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詐覺謀反夷三族

解題曰受玉杯之獻即明皇之徳靈寳也以日再中之説而改元即哀帝之溺夏賀良也治廟汾陰欲祠出周鼎即始皇之禱泗水也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使新垣平之不死漢其殆哉然武帝既誅文成而五利之寵又甚於前文帝自是遂不復信方士之誕蓋其天資本非多欲而躭溺尚新故猶可

自拔也觀其遺詔之首曰盖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去此纔六七年耳所見如出兩人人恒過然後能改豈虗言哉至於忿疾新垣平而復三族刑懲文溛祠而怠於正朔服色郊祀之事則補衮職者之責也

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於北宮

解題曰按史記漢書列傳大臣滅吕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孝文後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墳張晏曰后黨於

呂氏廢處北宮故不曰崩

詔議民食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文帝方惑於新垣平則令天下大酺及惑既解則遂知百姓勞苦如此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作渭陽廟立長門壇與汾陰祠而猶有鬼神廢不享之疑文帝可以深省矣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當時之病民者

此不在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文帝可謂知所疑矣使有知治體者剖析源流安知古制之不復也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六畜之食焉者衆與三者皆縣風俗之侈也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此大議也而史無傳焉豈皆淺末而不足取與抑有崇論宏議而帝不能察與博士與議其來必久雖暴秦猶不能廢也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

有所隱

漢孝文皇帝後二年夏帝幸雍棫陽宮

解題曰按地理志右扶風雍縣棫陽宮昭王起有鐵宮是後四年五年皆幸雍蓋槖泉祈年諸宮皆在焉故時往遊豫也

復與匈奴和親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匈奴傳匈奴歲入邊殺畧人民畜產甚多漢患之乃使人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

報謝復言和親事此竝後二年前事　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此高帝約也　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渫渫音先列反惡民貪降顏師古曰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

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闓漢書作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自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繇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蘗金帛絲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

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顏師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今不追也單于無言章尼等皆匈奴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朕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

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音轍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

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于今年匈奴傳所載詔與此不同

其辭曰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民知之傳之詔為許和親而下也紀之詔為和親已定而下也文帝不憚屈已而和匈奴可謂愛民矣然遺單于書乃云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天下猶一家也一家豈有兩父母哉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此文帝所當深省也

八月戊辰丞相張蒼免庚午以御史大夫關內侯申屠嘉為丞相封故安侯

解題曰按張蒼傳蒼任人為中候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年百有餘歲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按年表國除在建元五年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孟子謂公行子之家為朝廷者喪紀國之大典卿大夫奉君命往弔行禮之所儀制皆視朝廷也觀張類坐臨諸侯喪後至不敬國除用刑之重如此必三代遺法歷戰國秦漢

而尚存者也

申屠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徐廣曰勇健有材力開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蹹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内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以此示後後世猶有王氏之禍廣國賢有行故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

皆多死餘見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自漢興以來皆以列侯為相故因其關內所食邑而封之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漢書作愛幸群臣則富貴之至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富之可也貴之不可也上曰君勿言吾私之顏師古曰言欲私戒教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當是時丞相權重如此通恐入言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文帝豈不能留鄧通蓋欲伸丞相之威耳

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嘉特漢軍行間一卒耳及為相風采號令威重如此則大業安得不歸高帝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終文世之為相當時近習不敢為讒慝明矣文帝若因此遂遠之豈特不累盛德亦可免通餓死之禍

星隕梁野

解題曰按天文志八月天狗下梁野天狗狀如大流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孟康曰星有尾旁有彗下有如狗形者亦太白之精所墜及望之火光炎炎中天圜如數頃田

漢孝文皇帝後三年匈奴老上單于稽粥死子軍臣立為單于

解題曰按史記列傳老上單于稽粥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列傳云和親後四歲老上單于死子軍臣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絶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徐廣

曰軍臣後元一年立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入上郡雲中數不容爾也

秋大雨四十五日

解題曰按荀悅漢紀秋大雨晝夜不絕四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五百餘家漢水出壞民室八千餘家殺三百餘人史記大事記是年書置谷口邑其事多不可考按地理志谷口邑在左馮翊九嵕山在西有天齊公五牀山仙人五帝祠是時帝頻歲遊幸然則谷

口置邑或者亦為遊豫設

漢孝文皇帝後四年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為庶人

解題曰為日食而下也免官奴婢為庶人蓋特恩非赦例也

以中郎將張釋之為廷尉

解題曰百家表文帝前三年書中郎將張釋之為廷尉按本傳釋之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

謁者則拜廷尉不在前三年明矣本傳載釋之為廷尉當犯蹕盜高廟玉環兩獄其下云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本名恬啓避景帝名易為開高帝五年為郎中令蓋高帝親信舊臣也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緜此天下稱之周亞夫文帝後六年始為中尉按本紀列傳周亞夫文帝後六年自河內守為將軍屯細柳以備胡軍罷拜為中尉若移釋之為廷尉於後三年則與周亞夫為中尉之年相近班固作表去文帝時已二百年恐簡編漫滅誤以後三年

為前三年耳今書於後三年之末或曰百官公卿表後元年書廷尉信孝景元年書廷尉歐中間無為廷尉者本紀景帝元年七月詔議吏受所監臨飲食財物法廷尉信又在議中然則廷尉信自文帝後元年拜官至景帝元年七月尚在職七月後始以張歐代之豈可置釋之為廷尉於後三年乎曰年表後元年雖書廷尉信而後七年又書奉常信則既徙為他職矣景帝元年議刑名復書廷尉信是信自廷尉而遷

奉常又自奉常而還故官遷徙往來表皆不載則漏缺多矣安知非後三年以前信已徙他官而釋之補其處乎又安知景帝元年七月以前釋之已出為諸侯相然後復用信按本傳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景帝以去年六月即位若今乙月釋之出為外官謂之歲餘可也信就職未幾而易以張歐乎大抵遷官徙職一往一來歲月既遠安能悉得其真而年表世尤罕讀無復善本故不勝其舛誤也

漢孝文皇帝後六年冬匈奴絶和親大入上郡雲中以中大夫令免故楚相蘇意郎中令張武為將軍屯飛狐句注北地又以河內守周亞夫宗正劉禮祝茲侯徐厲為將軍屯細柳霸上棘門數月匈奴去亦罷

解題曰按匈奴傳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絶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畧甚衆於是漢使三將軍屯北地代屯句注史記正義曰句古侯反注之具反括地志曰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三千里句注與夏屋山相接天下之阻路所以分别內外地屬代國趙

屯飛狐口地屬趙國顏師古曰險阨之處在代郡之南南衛燕趙之中史記正義曰飛狐蔚州縣也在代州東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顏師古曰如淳謂長安細柳倉在渭北據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史記正義曰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又匈奴傳云長安西細柳則如淳云在渭北非也渭北棘門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也史記正義曰輿地志云棘門在渭水十餘里橫音光秦興樂宮北門對橫橋今渭橋霸上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霸陵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漢文帝之陵邑也廟記云霸陵即霸上也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

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

夏四月大旱蝗

解題曰按本紀夏四月大旱蝗顏師古曰蝗即螽也食苗為災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韋昭曰弛廢其常禁以利民減諸服御狗馬損吏員減侍御之人亦所以自損抑者也發倉庾史記正義曰胡公云在邑曰倉在野曰庾郭璞云三倉云庾倉無屋以振民民得賣爵爵非有上命不得賣

漢孝文皇帝後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

解題曰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而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歳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自漢興至孝文以下子長專為武帝發也雖意有所偏亦可謂中武帝之病矣班孟堅賛盡用史記孝文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一章而自增兩語云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復采嗚呼仁哉四字以結之失其旨矣

遺詔短喪

解題曰按遺詔曰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上文云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然則前此民間皆服三年喪也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上文云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然則前此皆有禁自當給喪事者吏民給喪事則不當吉服故不在三日之限皆無踐孟康曰踐跣也晉灼曰漢語作踐跣徒跣也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索隱曰漢語是書名荀爽所作也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不施重車介士也毋發人男女哭臨宮

殿此秦漢之舊制欲其聲大且衆也亦出於代哭之遺意但展轉說謬耳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此古制也各十五舉聲此文帝之意也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索隱曰謂柩已下於壙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月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也顏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二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劉德云紅亦功也思功非一故以功力為字女工唯在絲故以糸功為字按文帝

權制百官而已輕重之服不當併言三十六月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也就其水名以為陵號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徐廣曰姓徐馳按漢書百官表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為將屯將軍顏師古曰典屯軍以備非常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顏師古曰穿壙出土下棺也已而實之又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內史諸縣有去長安甚遠者止發近縣不欲勞民也見卒謂見在縣為材官騎士者也發內史卒萬五千人關中之民

雖皆居内史之地各有所隸當為衛士則隸南北軍當為材官騎士則隸内史徼循則隸中尉其它別隸官府者尚多有之但其數不可考耳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文帝所以纖悉區處者恐送死之侈也

荀悅論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繇來者尚矣今而廢之以虧大化非禮也五峯胡氏曰行而有悖於天有累於身雖父令不可從也從之則成父之小欲而隳父之大仁君子不謂之孝況三年之喪仁人君子所以事天成身之本非父之所得令者乎致堂胡氏

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堯舜三代率繇此道君者民之倡也立愛先親民尚不化已先忘孝又何以率人乎且著為禮文則有不二之重制為刑辟則有匿服之誅乃不以身先之禮必不行而刑必不服矣且天子所以不遂服三年何謂哉謂妨政事耶謂費材用耶謂妨攝政之人耶謂妨政事則政事孰先於國家之大憂謂費財用則不得不可以為恍財用固所以行禮也謂妨攝政之人則自堯舜至周末未聞有攝政之人而奪喪君之國者至於為小民嫁娶祠祀之故而用輕廢重尤為不倫揆之以理稽之以事無一而可不法堯舜三代乃安然以刻薄之景帝為師而無所戒懼特謂位尊勢隆得以自便是不知禮義之為大也寥寥千餘年間惟晉武欲行古制而泥於裴社之邪說獨魏孝文天性仁厚斷以不疑雖不盡合禮文而哀戚之情溢於杖絰讀其史猶足以惻然感動想見其為人可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者

豈可不惜哉必欲敦父子之恩使衆著於君臣之義三年之喪自天子達然後盡道矣

乙巳葬霸陵上謚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

解題曰史記書即位其例有二文帝至代邸西鄉讓者三南向讓者再遂即天子位此即受朝南面之位也此所載乙巳太子即位于高廟此即廟見阼階之位也文帝既即天子位故下文稱奉天子法駕迎於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是以襲號而稱帝也景帝乙巳即位于廟丁未始書襲號皇帝則乙巳即位乃即阼階之位非即天子之位也文帝

自外入故先即帝位然後即阼謁廟景帝繼先君之喪故既葬先即阼謁廟然後即帝位然以左傳攷之晉悼公自周入晉事體與文帝同先朝於武宮五日而後即位于朝未有不見廟而遽臨群臣者此陳平周勃不學之過也

乙卯封皇太后弟竇廣國為章武侯兄子竇彭祖為南皮侯

解題曰高祖即帝位之後呂后兄弟封者二人皆以

從征伐之功非專為外戚也文帝即位後薄太后兄弟封者一人亦以從代來之功也景帝初即位首敗非有功不侯之約以寵母家亦何面目入高廟乎然考其本末竇太后蓋亦有力焉竇太后欲侯皇后兄王信帝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其子彭祖顧得矣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以此觀之則兩侯出於竇太后之意

明矣使景帝事毋以其道必不逢迎其私意以成其過此責在帝不在太后也

長沙王吳著薨無子國除

解題曰按漢興以來諸侯年表長沙靖王著二十一年來朝薨無後國除

漢孝景皇帝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令郡國皆立廟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顏師

古曰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制禮樂各有繇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顏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群生減耆欲不受獻罪人不帑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

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禮樂志高祖廟奏舞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

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請京師侍祠助祭請宣布天下制曰可

春正月詔聽民徙寛大地

解題曰春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絶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𣪠畜師古曰磽謂堯

埆瘠薄也陿謂褊隘也轂謂食養之畜謂收放也磽音苦交反陿音狹轂古擊也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曰薦一曰草稠曰薦深曰莽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史記文帝紀多載詔書入景紀則皆不載蓋以為不足載也其旨微矣劉氏士畧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漢書太史公傳亦如之以張晏所列亡篇之目較之史記或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惟武帝一篇亡耳司馬貞索隱信張晏之說遂為景紀後人取班書補之是殆不然

學者合取司馬氏班氏二紀觀其書法則才識高下可默喻矣今各隨事辨之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本紀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衛宏與班固同時兩紀俱亡景紀所以復出者武帝特能毀其副在京師者耳藏之名山固自有他本也如古文尚書漢魏儒皆不見至晉南渡以後始出武紀終不見者豈非楛切尤甚雖民間亦畏禍而不敢藏乎

匈奴入代遣御史大夫陶青至代約和親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匈奴入代與約和親漢書止書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和親而不書入代使匈奴不入代則陶青至單于之庭約和可也何緜止於代下乎

五月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

解題曰按食貨志文帝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二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

以太中大夫周仁郎中令張歐為廷尉中大夫鼂錯為

左内史

解題曰周仁以嘗為太子舍人而拜郎中令張歐以事太子而為廷尉鼂錯以太子家令而拜内史景帝初元除拜如此既示天下以不廣矣若溪攷之仁本醫工賤品乃以代先帝親信之張武武雖非宋昌比猶代國二千石也張釋之為廷尉天下所稱反以宿憾黜之豈歐所能繼乎此年七月議刑名雖有廷尉信名特暫領其事耳至於鼂錯之除則社稷安危所繫也文帝置錯於東宫

其害始見矣張歐傳云文帝時以治刑名言事太子然則東宮官屬言刑名者衆矣况錯以才辯為之渠帥乎

大中大夫鄧通免尋坐盜出徼外鑄錢没其家

解題曰通之貪佞苟復尊寵之適所以成父之惡為景帝疎遠之可也令必置之死地其薄於孝可知

削趙王遂河間郡膠西王卬六縣

解題曰内史鼂錯之謀也按史記吴王濞列傳削吴豫章郡會稽郡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

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吳王削地書至即反前二年當書於此年是時鼂錯已為内史矣

大事記解題卷十